

丝路之魂丛书

丝路之魂

历史与文化

邢小利 朱 鸿 / 主 编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丝路之魂：历史与文化/邢小利,朱鸿主编.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6

ISBN 978 - 7 - 224 - 11841 - 4

I. ①丝… II. ①邢…②朱… III. ①丝绸之路—文
集 IV. ①K928.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68938 号

丝路之魂：历史与文化

主 编 邢小利 朱 鸿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710003)

印 刷 西安建科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6 开 23 印张

字 数 38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24 - 11841 - 4

定 价 46.00 元

顾 问 陈忠实

组织委员会

主 任 黄道峻 贾平凹

副主任 齐雅丽 李国平 阎 安

目 录

- 在意大利回望西安 肖云儒 / 001
- 散步未央宫 肖云儒 / 007
- 汉代的玉雕精品 朱文杰 / 011
- 昭君出塞 朱文杰 / 014
- 跪拜胡杨 孙见喜 / 018
- 丝路名城喀什 王 蓬 / 021
- 万邦商旅一途通 王 蓬 / 027
- 西路上 贾平凹 / 033
- 丝路苍茫 和 谷 / 109
- 丝路上,我追念一位“乡党” 雷 涛 / 115
- 唐代,有一个真实的悟空 黄卫平 / 118
- 当我走近世界顶级艺术殿堂时 蒋惠莉 / 121
- 七月走祁连 陈长吟 / 128
- 西域札记 陈长吟 / 136
- 鸠摩罗什与吕光 仵 埂 / 147
- 去看北山 乔 盛 / 152
- 睡游丝路 方英文 / 157
- 从未央宫出发的丝绸之路 朱 鸿 / 170

- 丝绸之路上的唐都护府 朱 鸿 / 183
- 西安的地名 安 黎 / 199
- 敦煌七里镇看树 第广龙 / 201
- 触摸新疆 高 鸿 / 206
- 丝路回望 王潇然 / 224
- 追寻嘉禾 李满星 / 234
- 大明宫的斜阳 王丽梅 / 253
- 丝路说马 陈 毓 / 257
- 东来西去的驼队 王亚田 / 261
- 从汉江到汉城湖 杜文娟 / 263
- 追寻驼铃远去的声音 萧 迹 / 266
- 丝绸之路上的桑树情怀 祁云枝 / 271
- 外面的世界 章学锋 / 274
- 丝绸古道访索桥 王承栋 / 282
- 塞外水乡话张掖 王承栋 / 290
- 时间的风景 袁国燕 / 302
- 吃面条者非等闲 高 杨 / 310
- 塔尔寺的黄昏 刘省平 / 315
- 大慈恩寺里想玄奘 荣彩婷 / 318
- 高地亚洲历史地理考察 [法]伯希和等著 耿昇译 / 321
- 吐鲁番遗迹的考察 [英]奥利尔·斯坦因著 向达译 / 350
- 玉门关和阳关 [日本]橘瑞超著 柳洪亮译 / 358
- 编后记 / 361

在意大利回望西安

肖云儒

—

作为世界四大古都,自古以来,罗马—长安可以说是最有缘分的两座城市,它们联袂出现于历史和现实的舞台,频率之高引人注目。它们的历史景深和文化气息在旮旯拐角散发着沉香木的幽香。而搭建这个历史和现实舞台的,主要是2000多年横亘于历史和现实之间的那条闪光的丝绸之路。

我已经是第三次从西安来到罗马。第一次是4年前,我来罗马举办了“肖云儒中国书艺展”,在一座有着600年历史的叫做“诗人之家”的书籍博物馆,整整展览了3个月。开展那天,中国驻意大利使馆文化参赞和罗马文化官员以及各界人士,来了一二百人。当我现场做书写表演时,老外们为中国书法的笔、墨、水、纸在急速运动中自如地交融,为水墨线条在极具东方审美意味的动态组合而啧啧称奇。围观者水泄不通,一次次响起了赞叹和掌声。之后我为观众做了《中国书法美学特征》的学术讲座,边讲边与热心的听众互动。意大利国家电视台做了现场播报。

第二次是去年,参加中国“丝绸之路万里行”全媒体文化活动,坐汽车西行3万里,经8国30余城由西安到达罗马。记得到达罗马时,意方特意安排了警车开道,意大利国家电视台启动了直升机航拍。车队在罗马闹市绕行一周后到达米开朗琪罗设计的市政厅广场,在军乐队的伴奏下,罗马市政府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中国驻意大利特命全权大使李瑞宇专程出席。罗马市副市长涅利主持仪式并致了热情的欢迎词。随后发布了意大利国家副总理普罗迪的电视讲话。有一句话让人难忘,他说,在张骞之后2000多年,在马可·波罗之后700多年,丝绸之路又开启了,罗马—长安又贯通了!

这次三到罗马,我由对古罗马文化的观光和景仰,渐次进入西安和罗马乃至意大利其他城市文化的比较和思索。同为世界古都,其实西安和罗马有所不同。西安自古作为世界大都会,在历经13朝古都,尤其是作为民族、国家基石的周秦汉唐几个大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之后,都城迁走,始而东移洛阳、开封,继而南下南京、杭州,后来又北上北京,长安也就更名西安。它虽然仍是中国的文化中心,政治、经济地位却在某种程度上边缘化了。唐以后的西安,更多是作为国家的西部重镇雄踞三秦、辐射西北。辛亥革命之后,虽有1930—1940年代的西安事变和延安革命根据地时期,虽有1960年代的三线建设和1990年代以后的西部开发时期,西安的地位屡有提升却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是近年来国家“一带一路”大战略的提出,国际文化大都会的定位,给了西安一个重返国内外中心舞台、重温汉唐盛世的难得历史机遇。每思及此,我们这些血脉中潜藏着故都情结的西安人,心中的温度便会升高。

罗马不一样,它自古至今一直是国家首都,是排在欧洲乃至世界前列的中心城市,也一直是“条条大道通罗马”这一象征性话语的合格的寓指之城。罗马一直深刻地卷入了意大利、欧洲和世界的古代史和近代、当代史,文明史和政治经济史。这固然与世界历史书写中的欧洲中心论有关,但的确给罗马平添了不少分。从对等交往的平台看,罗马人有一种心理,他们不轻视西安,却更愿意与中国的北京并列。这似乎不够公平,却又不可避免,同样可以理解。

二

意大利的古都佛罗伦萨虽然现在只有40多万人口,放眼漫漫历史路,却完全可以和西安交相辉映。和西安一样,它也是几千年的古都,也引领了一段让西方发展轨迹转向的、可以大书特书的历史。

古长安缔造了中国史上最辉煌最可称道的汉唐盛世。这个盛世交响乐的序曲,是由张骞与汉武帝领衔奏响的丝路旋律,而后引出汉韵唐音的各个乐章。所有中国人一谈起汉唐盛世就诗情洋溢,民族集体意识中那种血性而又恢弘的历史记忆和未来渴望,就会被一把火点燃。直至今日,汉唐盛世不依然是我们“中国梦”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尺度。

而佛罗伦萨孕育了欧洲的文艺复兴。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但丁等人的文化思想和创作实践，以崭新的人道主义为基石，如惊雷和闪电划破了中世纪“唯神论”的阴霾，用“唯人论”照亮了整个欧洲的精神宇宙，前导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来临。

遗憾的是，东方的汉唐盛世辉煌了四五百年，终于没有引发皇权制度及其理性体系的根本变化，中国甚至反而沉入了宋明理学更为森严的文化桎梏。这之后，尽管国力和文化力在宋明继续维系了一段向上的昌明，之后便拐进了下坡路，进入近五百年落后挨打的局面而不堪回首！

两个历史时空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的走向？这就要谈到佛罗伦萨的一个人物：米迪奇。中国历史少的正是米迪奇这样的官员和商家。米迪奇家族的徽章雕在米开朗琪罗广场小教堂前厅的一面墙上，毫不起眼。徽章上没有爵位和财富的炫示，却将几颗普普通通的药丸镶成一个弧形。很少有人注意到它，我郑重地将它拍照下来，收藏在心中。原来，米迪奇家族是以经营药材起家而成为意大利最富有的家族，成为大银行家和“僭主”，即实际统治者的。他们由制药而航海，由制造而金融，由商业而政治，却更深知、更重视以文化来为经济开路，以文化来巩固政权。他们投入巨资支持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等大艺术家冲破中世纪的神权主义，引领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催生资本主义的降临。这一切，又都反过来为米迪奇家族的商贸和政治活动开拓了新的历史平台。

米迪奇家族创造了以文化引领经济、政治的杰出例证。

对比中国近代史，我们看到了巨大的落差。自古以来挥之不去的重农抑商观念，使我们的晋商、浙商和秦商很少与文化结缘、与政治联姻。徽商好一点，出现了胡雪岩这样文企结合的“红顶商人”，而后却在政敌和洋人的打击下而衰败。中国的政界、文界呢？也从来不屑于与商贸结合，借商贸之财力，推动思想观念、文化精神和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的提升转型。这可能是近代中国各地商帮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中国近代政治社会改革滞后、文化开放滞后的重要原因吧。历史呼唤中国的米迪奇，而千呼万唤未出现！

从佛罗伦萨起步的文艺复兴，不但结出了一批经济社会硕果——像威尼斯水城这样的海洋商贸中心，而且推动意大利和欧洲彻底甩掉了封建制度，以蒸汽机为转向标，走上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新时代。佛罗伦萨对历史进

程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它是现代社会的第一缕曙光。

面对佛罗伦萨,西安能够永远满足于“文化古都”这一美称吗?文化不仅指已经储备的资源,有活力的价值观才是文化的核心,有活力的价值观所激发的当下实践才是文化活的生命。“文化古都”一定要同时成为价值观的创新者、领跑者,古都才能薪火相传、代代更新。

三

但发达的西方也有它的隐患,这就要再说几句威尼斯。相隔一年之后,这次我又乘船从同一个码头来到这座令人销魂的水城。又见到了圣马可广场和钟楼。又徜徉于那条条交错纠缠的小巷,那家我们吃过饭的温馨小店。又吃墨鱼面。又乘着已有1500年历史的小舟“贡多拉”穿行于迷离曲折的水巷之中,还竟然又路过了马可·波罗故居的门前——只是再也寻找不到去年“丝路万里行”朋友们的身影了!

怀旧的同时也充满了隐忧,两种感慨在心中漩涡般绞动。

这种隐忧是当我得知了一个信息后产生的。因了海平面的上升,200年后威尼斯将像泰坦尼克号一样沉没于海底!因为它建在100多个小岛之上,以177条水道、400座桥梁连接而成,它的许多建筑是架在插入淤泥和水下的木桩上建成的。有座只有48米长的利维德桥,两个桥头堡就用了12000根木桩支撑。气候的逐年变暖正在使海平面逐年上升,如若这座美丽的水城被淹没,凝结在水城建筑之中人类几千年的智慧、劳作和审美结晶将和我们永别。

身处覆舟的濒危心理笼罩着威尼斯人,再加上国际旅游名城无休无止的喧闹、拥挤、污染,威尼斯已经变为宜于旅游而不宜于居住的城市。本地居民正在悄悄逃离,原住民由35万急速降低到5万多。但从街面上熙熙攘攘的人群看,丝毫没有大船倾覆前的惊恐,有的只是喜悦、赞美、陶醉。游客以每年上千万的超大规模从世界各地来这里观光,他们摆出各种美丽的姿势留影,幸福地购物消费,炫耀自己的富有或幸福,很少有人注视城市深处、水巷尽头的幽幽泪光,也很少想到本土居民对家园即将沉没的忧虑。

资本主义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但资本主义,尤其是早期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浪潮,也导致对生存环境的极度破坏。忽视大自然各种生命的价值,忽

视天宇和大地循环的规律,最后必然遭到环境的报复性反弹,伤及人类自身的生存。马克思曾经这样一语中的地谈到处理好人道与自然的理想境界:彻底的自然主义就是彻底的人道主义,彻底的人道主义也就是彻底的自然主义。而这就是共产主义。

不由得再次想起坦泰坦尼克号!船上的人们,在沉没前惊恐着,哀号着,逃生和挣扎着,有损人利己,也有救助与互助,无论何种状态,都可以视为人类在灾难前的一种抗争,都是求生的积极行为。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那些放弃逃生、镇定自若演奏的音乐家,他们以优美的旋律给这个即将覆灭的世界奏响安魂曲。那是死亡无可避免时的镇静,是视死如归的救赎,也是重生与觉悟。而今天,我和我眼前的人们,站在这艘行将倾覆的巨轮上,却浑然不觉地欣赏着家园和自身的毁灭。以轻喜剧的态度对待沉重的生命悲剧,真是加倍的悲哀!

威尼斯,一个当下世界残酷的寓言!

四

倘若从发展的角度回望西安和意大利几座城市,也许最能启示我们的是米兰。米兰是意大利的第二大城,我们这次就是专程来这里参与第二届世界博览会的。我和中国陕西的代表一道,参观了意大利、中国和美、法、德几个展馆,并且在组织方的安排下,举行了一个小型的中国文化种子论坛。虽然匆忙,还是尽其所能地展示了书法、秦腔、中医等中国文化元素,我和张宝通、李刚、魏双良几位先生还分别就《长安—罗马,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二重奏》《从“秦那”到意大利》《千年秦商》《中国文字与书法》等论题作了主旨发言。

米兰也是个古都,曾是西罗马帝国首都,拥有世界最大的哥特式建筑米兰大教堂和斯卡拉歌剧院这样闻名于世的宗教和艺术建筑。但米兰又是闻名于世的时尚之都、炫酷之都、制造之都,拥有世界半数以上的著名时尚品牌和时装大牌总部,拥有世界最著名的奢侈品大街。米兰时装早已通过T台打造了自己的全球形象。记得2013年夏天,在西安南城门古老的瓮城中,举行了一次米兰时装表演。意大利国家电视台专程赴西安现场直播。编导者是我的意大利老友保罗、盖特和意籍华人聂红梅。他们盛邀我出席并登

上T台讲话。矮小的我夹在高大的米兰名模中,很显出一点尴尬。瓮城内塔建起一个少见的“女”字形T台,世界级的名模们无比雍容华贵地在城楼的背景中从容去来。在华灯彩光照耀下,世界最酷最美的现代文化元素和南门城楼古老的东方元素在反差中融合为一组一组动态的画面,那样的天衣无缝,真的“我也是醉了”! AC米兰和国际米兰两支足球队,跻身于世界夺冠最多的球队之列,更是让无数年轻人狂热。米兰足球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体育,成为当代社会速度、智慧、青春的标志,成为人类生命活力的一个喷射口。米兰不愧是现代意大利、时尚意大利的第一符号。

传统与现代、古老与时尚就这样在米兰构成一种“二律背反”。两股看似反向的文化力量,在漩流般的冲撞中形成两极震荡效应,反激出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创新力。老传统给新时尚以底气以运势,新时尚让老传统一代代鲜活地重生、获得新的青春。这一点,也许正是我们显得不足的地方。我们常常好怀古、好溯源、好关在历史厚重的大门背后奢谈“老子天下第一”。记得十多年前我在《陕西人的“十好”》的文章和访谈中,痛切陈列过陕人的“十大不良精神嗜好”,其中就谈到过“好为中”“好溯源”的现象,曾经引发轩然大波,在报纸上讨论了很长时间。随着时代的发展,陕人革新进取之精神已与日俱增,而且卓有成效地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方方面面,尽管如此,站在米兰世博会的现代主义雕塑之前,我还是想起了自己文章中的一段话,不妨引在这里作结:

“我们要当好子孙,把祖先创造的好东西留下来,我们也要当好祖先,给子孙创造新的文化财富,把自己创造的好东西传下去,将传统接续下去。我们不能装孙子,躺在祖先的成就上睡觉;我们也不能装爷,压制下一代鲜活的创造。我们要用切实的创造性劳动去证明自己的‘代别身份’。”

2015年11月7日

西安不散居

散步未央宫

肖云儒

夏末秋初，偕各地文学界友人游汉未央宫。是日长安天朗气清，汽车在熙攘拥堵的闹市中艰难穿行，驶到一个名叫大白杨的去处，忽地一拐弯，眼前竟出现了一片无边的旷野。说“无边”毫无夸张，一眼望去，的确看不到边沿，看不到当今所有城市都有的楼群错落的天际线。一碧如洗的远天之上，随意抹上了两道云彩，有若双鱼相向而游。有人惊呼，这不是太极图吗？

在寸土寸金的大都市里，无意之中就能够肆意享用到如此辽阔的空旷，我们也太奢侈了。

秋阳之下，未央宫的墙基以重叠错落的方框，呈九宫格徐徐展开。一步步登上前殿的20米高台，2000年前在这里理政的12位汉朝皇帝，走马灯似的在眼前旋转，辽远、简朴的汉韵和汉乐也就在耳旁幽幽响起。几道光柱斜落于树影之中，把那些陈年旧事一下子照得生动起来，早已过了眼的烟云又成为眼前的烟云，有声有色地由着你一页一页翻读着。我知道我来到了和汉武帝、张骞、司马迁同一个生命场中，同一处阳光和婆娑的树影下。此刻他们在哪一处树荫深处呢？

待进到西安门，蓦地被一种气场团团裹住，无色无味无声，看不见摸不着，却分明能够感觉到，那样轻纱淡絮般从心头漫过。是了，张骞当年就是在这里拜别汉武帝，远别故土，一路向西，以陕西汉子特有的执着，付出整整17年的生命，凿空了那条神奇的路。他每一个脚印，在迷离的宫墙中，仍可听见回音，他的身影，这里那里犹从墙基掠过。一个月前，我们“丝绸之路万里行”媒体团38位记者，刚刚自驾汽车奔驰3万里、遍走丝绸之路8国归来，今天竟在西安门与博望侯张骞邂逅，自是分外亲切。谈起丝路上的风情见闻，哪里关得住话匣子？不觉便羁留了好一阵子。

你无法不在天禄阁、石渠阁久久徜徉。这里是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尽

藏刘邦入关所得秦之图籍。你想象着,又无法想象,当年的司马迁为了撰写《史记》,是怎样屈辱而又无畏地来到这里扒梳、检阅资料。对自己在宫刑之后痛不欲生的屈辱,他在《报任安书》中有过那么痛切的描绘——“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阁之臣,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邪!”这位受了奇耻大辱而无颜见人,只想藏匿于岩穴的太史公,为了实现家族的续史之志、民族的存史之魂,目无旁骛、义无反顾地走过这里的一段段回廊、一扇扇窗口,领受着昔日同僚和宫闱下人目光和议论中对自己利刃般的凌迟,血流如注地走向历史,走向真理,那是怎样的惊心动魄!

而少府也很勾起大家的兴味。当年花团锦簇的汉宫生活,透过繁忙的宫廷庶务,依稀可感;皇后寝宫的椒房殿,取用椒花椒叶和泥砌建,如今依然似有若无散发着芬芳……

向灯下展筒疾书的太史公司马迁行注目之礼,向依然在丝路上行走的张骞和整个“博望侯群体”遥祝平安,也插空向怀揣《举贤良对策》正去上朝谏议的董仲舒互道一声珍重!待我们走到宫门口的汉阙之侧,不期又遇上了大步流星来汇报军情的卫青、霍去病将军,没来得及打招呼,已经擦肩而过,留下一股汗水和硝烟刺鼻的味道。

沿着光阴的定格,行走于历史的棋盘之上,我们阅读2000年前这部大汉书,体味着那个朝代的风光和气息。

真得感谢长安人为我们留下了汉朝,未央人为我们留下了未央宫。我知道,在大拆大建已成为当代城市改造大趋势的今天,吃硬面锅盔馍的西安人硬是用一股倔犟劲儿,逼着二环路拐了个大弯绕开汉城遗址,“西安二环为什么不方整”已经成了导游词中精彩的佳话。未央宫的护城河一度成为城市排污渠,西安人不惜工本硬是把这里改造为汉城湖风景带,市民可以乘游艇观赏北方古都的水景,可以乘船由市区直达西安北客站——西安新建的高铁专用站。这座城市的市民和管理者终于使西安有了城中河,改变了西安自古以来只有八水相绕于城郊的格局。未央人还下决心将汉城遗址内的村落陆续迁出,或就地改造为汉风小镇,又将位于汉未央宫、唐大明宫遗址附近的经济开发区内许多已成气候的制造业企业,整体北迁20公里,远离保护区。是的,汉唐的一草一木,即便是汉唐的空气,也是不容侵蚀的。

如此在所不惜保护自己城市、保护自己历史的西安人，中国真要感谢你们。感谢你们留下了周朝、秦朝，留下了汉朝、唐朝，感谢你们收藏了中华古史的上半篇。

在卫星照片上，未央宫极像一块芯片，那些无言的墙基如集成电路盘桓成框形，其中每一个空框，都诉说着远逝的风云，装满了沉甸甸的岁月，等待后人去翻阅。其中，汉武帝会给你特别的触动。立于宏大的汉宫遗址群，那位缔造这一历史芯片的君主几乎无处不在。汉武帝是中国历史最重要的几位书写者之一，我们民族一些闻名于世的文化符号在他手中创建。我要特别向此刻正在凭窗远眺的汉武帝刘彻先辈，拱手问安。

自古以来，有两位巨人在北中国大地上疾步西行。一位从北纬40度的山海关出发，它的名字叫万里长城；一位从北纬34度半的长安城出发，它的名字叫丝绸之路。它们像中国古代神话中的英雄夸父，在不同的空间沿着两条平行线，逶迤西去。

丝绸之路与万里长城，是中华民族的两大大创造，中国历史的两大标志。它们西行到了甘肃河西走廊，一位稍稍偏北，一位稍稍偏南，蜿蜒的足迹渐渐形成一个美丽的夹角，终于在嘉峪关有了一个华丽的交汇，碰撞出耀目的火花。“嘉峪”，匈奴语意为“美好的峡谷”。这美好的峡谷虚谷以待，在自己的怀抱中举行了两大文明成果壮丽的合龙仪式。刘彻派出来的张骞与霍去病，在嘉峪关下长揖相会，击节而歌。两位几乎处在同一时代的夸父，成为丝路与长城的形象代言人。

秦长城在嘉峪关终止了它的旅途，汉长城继续前行入疆，而丝路则远走异国，把中国人的目光带到中亚、西亚、中欧、南欧，带向世界更广阔的天地。中华文化从此有如涨潮的海，无声的波，融进了世界的交响。

同为宏大的创造性的工程，万里长城是绵延不断的军阵、是森严的盾甲和铁壁，每个城堞都凝结着中华民族的古典智慧和文化成果。丝绸之路则像硕果丛生的长藤，将汉唐长安城、麦积山、敦煌、交河故城、楼兰遗址、克孜尔千佛洞一直到国外的撒马尔罕、碎叶古城、君士坦丁堡、雅典、罗马连接起来。几乎串联了欧亚文明所有的珠宝，形成了世界古文明无可争议的轴心线。它像一条华贵的项链，在北半球的胸脯上熠熠闪光。

丝路与长城于是成为人类文明和中华人格永存的图腾。这两个图腾闻名于西汉，不但都与汉武帝刘彻有关，而且都在他手里被推向了极致。

不过它们又是那么不同,那么易于区分。正是这种在同一人手中“不同”的两手,正是这“不同”的两手和谐共存,显示出刘彻的智慧。也正是这种“和而不同”的交汇,显示出他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

丝路是融入,让中国融入世界,让世界融入中国。长城是坚守,坚守世界格局中的本民族质地。丝路是开放发展,长城是对开放发展成果的保卫,而又正是丝路的开放发展,支撑了长城的坚不可摧。长城是战争的产物,丝路是和平的引言。长城以武力争斗处理民族和国家关系,所以让大将军卫青、霍去病出击,所以在长安通向北方的路上,给我们留下了络绎不绝的拴马桩和烽火台。丝路则已经在探索以友谊,以商业,以文化交流,以政治结伴处理民族和国家关系的新路径,所以派使臣张骞、班超出行。这样便有了丝绸、瓷器、茶叶、纸张等中华文明的西行,有了胡椒、番石榴、胡乐舞的东渡。张骞便成为我国有史可查的代表中华王朝的第一代外交家和对外商贸、文化交流的使者。汉武帝封张骞为博望侯,那是期许中华民族要永远“博广瞻望”,永远以博大的眼光和胸怀去看待世界吧。

对入侵者出以铁拳,对朋友伸开双手——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如此气度,刘彻则将其提升为“以战合纵,以和连横”的国家战略。长城更以自己的防御功能宣示,中国人从来不轻易出拳,若动干戈皆为防卫。丝路则宣示了我们结谊天下的主动性,我们愿意先伸出双手去拥抱朋友——这便是“长城”和“丝路”昭告于世界的中国精神。

而作为国策的这软、硬两手,汉武帝是最高决策者和成功实践者。

未央宫遗址,大明宫遗址,古长安,古丝路,古长城,和所有的人类文化遗产一样,都是智慧的聚宝盆,历史的回音壁。远去了驼铃,远去了鼓声,只要你又站在了这里,它们就又会会在城堞之间回响。

2014年11月1日

西安不散居

汉代的玉雕精品

朱文杰

2012年国家邮政局发行的两套邮票《和田玉》《丝绸之路》中,各有一枚票印的是精美绝伦的汉代玉雕传世精品,一为“玉辟邪”,一为“玉仙人奔马”,让人称奇。它们在不同题材的邮票中亮相,幸福地相聚2012年。“玉辟邪”为《和田玉》第一枚主图,“玉仙人奔马”为《丝绸之路》第四枚“西域胜境”前景图。它们都出土于咸阳西汉汉元帝渭陵附近,现藏咸阳博物馆。

说到汉元帝刘奭,就需要提起历史上著名的“昭君出塞”故事,因为这中国四大美女之一,有“落雁”之美誉的王昭君,就是从刘奭当皇帝时的汉长安城出塞的。

两块玉均为“玉中之王”的新疆和田玉,温润细腻,莹白中隐约透着光泽,清雅脱俗之灵气扑面,宛若羊脂,俗称“羊脂玉”。有诗赞曰:“玉拟羊脂温且腴,昆冈气脉本来殊。”

这两块玉精光内蕴,堪称稀世珍宝,应为御用之玉。历代进贡皇帝的新疆玉石,多取自和田白玉之最上品,也就是西汉文学家东方朔在《海内十洲记》所赞誉的“白玉之精”的和田玉。真乃美玉有灵,蕴天地之精华。

“玉辟邪”长7厘米,高5.4厘米,有褐红色的血沁如丝如线,游动在白玉辟邪的全身,尤以腿部明显,煞是好看。1972年出土,器圆雕,技艺精湛,手法纯熟,为汉代玉雕中精华极品。辟邪造型为昂首前视,张口露齿,头有独角,颌下有须,长尾垂于地,腹饰羽翅,四爪足巨兽,半立半蹲中身姿矫健,目露厉光,威风凛凛,气雄势猛,比例协调,线条流畅,形神兼备,动感十足,体现出跃跃欲扑击之态势,蕴有神兽逼人的威仪。

《汉书·西域传》孟康注:“一角者或为天鹿,两角者或为辟邪。”辟邪可除群凶,被称为神兽。但西汉渭陵遗址出土的“玉辟邪”均为独角。看来,孟康所注有误,从考古出土实物看,玉辟邪一般年代较早者为独角,而年代较

晚者为双角。

辟邪是综合狮子头和身、犀牛或双角兽之角、羊须、鸟翅、虎爪子一体之作，充分表现其凶猛超凡、神奇威武之势。辟邪，顾名思义，是人们希望借助它的法力，祈福驱邪、镇宅化煞。

辟邪，又名貔貅。在南方，一般人喜欢称貔貅，而在北方则称为辟邪，为古代五大瑞兽之一，此外四兽是龙、凤、龟、麒麟。传说貔貅帮助炎黄二帝作战有功，被赐封为“天禄兽”，即天赐福禄之意，它专为帝王守护财宝，也是皇室象征，称为“帝宝”，亦被称为招财神兽。传说貔貅有一个极为罕见的特点：有大嘴，无屁门，只有进而没有出。所以经常被置于银行门前，意为只招财不漏财。

这玉辟邪，西汉渭陵遗址出土有两件，未选入邮票的一件略小点，长5.8厘米，高2.5厘米，两器基本相同，亦为圆雕。迄今所知，汉代遗址和墓葬中曾出土三件玉辟邪，还有一件是1978年在陕西省宝鸡市一东汉墓出土，器较高大，计高18.5厘米，长18厘米，形式与前述西汉渭陵遗址出土的两件大致相似，三件玉辟邪均出自秦地关中。

“玉仙人奔马”，长8.9厘米，高7厘米，底宽3厘米，1965年出土，而玉奔马最为夺人眼球，看来此马非凡马，汉武帝最为喜爱和推崇的汗血宝马是也，汗血宝马号称“天马”，来自西域，从丝绸之路传入中原，被史圣司马迁载入《史记》中。它昂首长啸，竖耳挺胸，飞翼扬鬃，四蹄凌空，踏云驭风，仿佛遨游于太空之中，奔驰之中呈瞬间凝固飞腾状，英姿潇洒；被称为仙人的骑者，头系羽巾，身着短衫，右手持灵芝仙草，马下底座，线刻云纹图案。似正欲追寻极乐的天国，充满奇幻妙玄浪漫气息。汉代羽化登仙观念弥漫，仙人骑天马正是特定历史的如实写照。虽然是一件高仅10厘米的小型雕品，但雕镂精致，形象生动，简洁传神，为汉代玉雕中罕见之珍品，体现了汉代玉雕技艺的高超。

丝绸之路前身为“玉石之路”，即和田玉从新疆和田、昆仑山传入内地的路。丝绸之路1600年历史，而“玉石之路”则已有6000年历史，把“玉仙人奔马”放在《丝绸之路》邮票前景正好点明其寓意。

和田玉是一种软玉，俗称真玉。与蓝田玉、南阳玉、酒泉玉、岫岩玉并称为中国五大名玉。许慎在《说文解字》给玉的定义为：“玉，石之美。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甫以远闻，智之